



叶辛文集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叶辛文集

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叶辛文集 (第一卷)

作 者: 叶 辛

责任编辑: 周鸿铸

出版发行: 江苏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210009)
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淮阴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6 插页 4

字数: 370,000 199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3000 册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9-0915-3/I·876

定 价: 20.00 元(平装) 29.00 元(精装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叶辛文集

主编
吴星飞

责任编辑
周鸿铸

责任美编
整体设计
速泰熙



叶辛文集



摄影
速泰熙



与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在一起



在贵州修文县插队



出版说明

出版说明

叶辛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作家。在二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中，他辛勤笔耕，已出版三十多部著作，共计八百几十万字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。

这套文集辑收了叶辛的长篇小说十二部，中篇小说十一部，以及短篇小说、散文、随笔、小品、创作谈等著述多篇。每卷约三十五万字，共十卷，计三百五十万字左右。这套文集虽然未及叶辛全部作品的一半，但已囊括了他的主要创作成果。卷末附有叶辛简历及其作品全目，以供专家研究之用。

叶辛文集

叶辛的作品，题材宽泛，举凡知识青年题材、少数民族题材、少年儿童题材、农村题材、都市题材等等，涉及多个领域、多个层次和多个侧面。这套文集在优先选辑叶辛主要作品的同时，也兼顾到题材的多样化和时间的顺序性，力求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。

但终因容量有限，难免会有遗珠之憾。我们在编纂时进行了细致认真的校勘工作，只因卷帙浩繁，恐仍存在不少缺点，希望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指正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《叶辛文集》能够得以顺利出版，是与上海市久实房地产发展公司、上海临江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、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、上海五四机械厂、上海佳丽皮鞋厂的鼎力相助分不开的。在此，特表衷心谢意！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三个三十一日

三个三十一日

(总 序)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生日对我来说，已失却了童年时代的欢乐色彩，逐渐变得淡漠起来。忙忙碌碌、纷纷扰扰的日子里，时常还会把生日这一天轻轻易易忘记了。

但是有三个日子，在我的记忆中却怎么也抹不去。相反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三个日子对我愈发地显得郑重而有意义了。那不是盛大的节日，不是民间传统的佳节，而是三个普普通通的日子，和我的命运利害攸关的日子。

第一个日子是1969年的3月31日。那一天在上海，是晴朗的春日，辉煌灿烂的阳光仿佛特意变得格外的明丽。在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的后记中，我这样写到这一天：“锣声响了，鼓声响了，汽笛响了，在这一片嘈杂的响声中，红旗在挥动，人

H 12619

流在涌动，高音喇叭在呼叫，鲜花、笑脸中夹杂着毫不掩饰的哭泣，火车轮子滚动了……

“我就在这样的一股潮流中，离开上海，到陌生的，远在五千里之遥的贵州山乡去插队落户，去接受再教育，或者，拿当时一句最时髦的话来说：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。

“翻开了我生命旅程中新的一页。”

后来我在许许多多操笔墨生涯的同时代上海人笔下，读到许多对彭浦车站的气氛和环境的描绘，可见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深刻和经久的。生离死别本来就催人泪下，况且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与难忘的时刻。

对于我来说，这个日子之所以难忘，还在于她把我送往茫无可知的未来，送进了那山也遥远、水也遥远、路也十分遥远的荒蛮贫困的山乡。我在那山乡里，一过就是漫长的十年。十年呵，青春有几个十年？人生有几个十年？

记得，乍到贵州，是在一个小站“贵定”下的车，集合好队伍，听完安排，通过一扇仅能过一个人的小门，踢踢踏踏在幽黑晦暗的路途上走了一二里，才到达目的地。我们睡在一所中学的教室里，地板上铺着谷草，盖的是随身携带的棉衣。我在长篇小说《三年五载》三部曲的序言中写过：“迎接我们的，是一场奇特的倒春雪。雪花飘呀飘呀，飘落在盘山绕坡的公路上，飘落在送我们去山寨的卡车上，飘落在连绵无尽的、对我们来说充满了神秘感的大山的脊梁上。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……”仿佛就是从那时起，从观察春日里很少见的飘雪开始，我抱着绝大的好奇，学着观察村寨上和山乡里的一切。

记得，在繁重累人的大忙季节以后，便是多雾多雨的山寨上绵长的雨季。不要说知青们没事干，就连勤快的农民们，也都猫在屋里抽叶子烟，摆龙门阵，打扑克牌消磨光阴。哦，光

阴！当时光需要消磨的时候，那必定是闲得骨头都发痒了。我时常练习写作，写累了便坐在淋不到雨的屋檐下，似乎是消磨光阴般痴痴地瞅着雨从天空中斜斜地落下来。下小了，雨帘是飘飞的，雨丝儿是无声无息的；下大了，声音是嘈杂而响亮的，农民们形象地惊呼：“下响起来了！”下得不大不小的时候，山野田坝里便是一片细刷刷的声音，那是雨点均匀地倾泻不尽地洒落在绿色植物上。

记得，从观察雨开始，我又看见了风。第一次说风是看得见的时候，一同下乡的知青说我想写书想“疯”了，风怎么可能看得见呢？我便认真真告诉他，这会儿风是从高山之巅刮下来的，不信你听那吼啸的声音，不信你看那片蒿竹林全往侧边倾斜；而到了晚上，风又从垭口那里吹来，带着寒冽、带着潮气和冷雾，也带着飒飒的声响……雨是如此，风是如此，云也如此，神奇的大自然里一切的一切，都成了我观察的对象，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。当然更有活灵活现千姿百态的人，人的形象，人的经历，人的个性，人的举止谈吐和服饰打扮，全成了我关心的对象……久而久之，所有我潜心观察过的一切，在我笔下便自然而然地生动且逼真起来。

现在写来，那段岁月里的一切仿佛充满了诗情画意。哦不，不是这样，插队落户的日子里，更多的是劳动，是挑粪，犁田耙田，铲敷田埂，钻煤洞挖煤，上砖窑当小工，背灰，打煤巴，上粮，一天干下来，最好脚也不洗就倒在床上。还有天天如是地粗砺的难以下咽的包谷饭和清汤寡水的“老烂菜”……只不过这一切据说在我们这些人里已经写得太多太多，我不想过于渲染了。

我想说的是，我的青春，我的思考和追求，甚至于我的恋情，都是在这段岁月里开始的，我的人生之路，就是由此走

出来的。

第二个日子是1979年的10月31日。又是一个31日，这是不是巧合我说不上来，但那是确实的，在长篇小说《在醒来的土地上》的后记中，我这么写道：“（就在那一天），省里把我调到作协分会，我平生以来领上了第一份工资，二十八元整。那年，我三十岁了，已经出版了五本书。”我牢牢地记着这个日子，不仅仅因为这是我离开农村的日子，而是从这一天起，我真正地确定了自己的职业，当上了自小梦寐以求的专业作家。二十八元虽少，但这是职业作家的工资，也因为我在此之前没有工资，只好就从最低的工资拿起，走上了我自己选择的文学之路。这个日子的值得纪念，还在于我可以不无自豪地说，我在山寨农村当了整整十年又七个月的知青，不曾为了上调，为了达到诸如升学、进工矿、上大学的目的，而去讨好、孝敬、拜托任何权势人物或是拍他们的马屁。我这样说绝非蔑视当年一些这样做过的人，他们也是迫不得已，也是出于无奈。我只想说，我没有这么做，我在偏远乡村呆了这么久，那是我的选择；我当上了职业作家（确乎是早了一些），那也是我的选择。

如果说在乡间度过的漫长岁月是逆境，那么从这一天起我便步入了顺境。我的书一本一本印出来，我的作品被拍成电影，被改编成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，我的小说不断地在电台的小说连播节目中播出，我的事迹被人写成不止一篇报告文学，并由新华社写成通讯稿播发国内外，中央电视台拍摄了《叶辛和蹉跎岁月》的二十分钟专题片（1982年12月）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我专门拍摄了纪录片《祖国新貌》（1982年22号）。我从没想到在那些寂寞的乡居岁月里的困扰、思索、追求、努力、潜心写作会给我带来这么多的荣誉：1983年我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，全国青联常委；1984年被评为全国自学成

三个三十一日

才优秀青年；1985年荣获首届五一劳动奖章，四化建设标兵，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称号；1986年当选为贵州十大优秀青年新闻人物；1987年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……我真正地受宠若惊了！我能说的只是，我多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，其实我并没做什么，只不过是写了几本书而已。我丝毫不敢怠慢，除了做好本职工作，当好杂志主编和份内工作，我唯有牢牢抓住手中的笔，今天写作，明天写作，后天还是写作。落叶枯黄的一冬三月也好，蚊蝇猖獗的酷暑炎夏也好，我都在勤奋地创作劳动中度过，让自己的作品和读者对话，让自己的感情通过文字和读者交流。这一天如果我坐在桌子前，写下一点什么，我就感觉踏实和充实。反之，不论做什么事儿，我都有点儿心神不宁，烦躁不安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，竟然流逝得那么快捷那么不为人所知。

第三个日子是1990年的8月31日。这是第三个31日，这会儿我相信31日和我是有缘份的了。这是我在贵州度过的最后一天。早在半个月前，我妻子带来了上海发出的调令，半个月里我整理东西，把数千册书籍包扎装箱，还最后一次代表贵州去北京参加了全国青联七届一次会议。到8月31日，我已经把所有要带走的东西装了满满两个五吨集装箱运走了。四室一厅的房间里显得空空荡荡，一说话四壁间竟然还回荡起空鸣音。该告别的地方我都去走过了，该说的话我在一篇写给《贵州日报》的文章里统统写下了，似乎已没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了。但我仍然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走来走去，时而歪在木椅上，时而坐在窗台上。我意识到调归上海将是自己生活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，而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，我能像以往那样，仍把脚步踩得牢实而又稳重吗？在贵州的这些年里我写下了三十本书，其中28本出了单行本，最后的两本也已收到了采用的通知。在今

后的数十年里，我还能像以往那样勤奋多产吗？

一切都是未知数，一切都还须走起来看。但我终究仍得往前走，走回故乡，走入新的生活环境，走入一片陌生而又熟悉的天地。从二十一年前来到贵州，到二十一年后的今天告别贵州，我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留给了这块富饶的也是贫困的乡土，我把经历的苦难和风流留给了这块一提起来就心潮难平的乡土，我也把我的脚印留在了这里。

记不清是哪个说的了：“逆境的美德是坚韧，顺境的美德是节制。”在已逝去的那些日子里，我想我正是这么做的，我还将抱着这样的信念去走我的人生之路。

这就是和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三个日子，三个不同的但又互为联系的31日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将倍加清晰地记住这三个普普通通的日子。



叶辛文集

第一卷说明

本卷收辑两部长篇小说：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》和《高高的苗岭》（处女作）。

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》发表于1977年第三次复刊后的《收获》杂志第五、第六期。1980年出版单行本，1984年再版。正是这本书，把叶辛的名字带给了广大读者。

《高高的苗岭》初版于1977年2月，1979年再版。1978年改编成电影，取名《火娃》。1980年印行朝鲜文版。距初版17年以后，1994年收入《儿童文库》。



叶辛文集

目 录

- 1 长篇小说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
373 后 记 遥远的猫跳河谷
375 长篇小说 高高的苗岭
494 后 记 难忘的处女作

叶辛文集

- 第一卷 长篇小说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》
长篇小说《高高的苗岭》
- 第二卷 长篇小说《风凛冽》
长篇小说《省城里的风流韵事》
- 第三卷 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
中篇小说《秘而不宣的往事》
- 第四卷 长篇小说《在醒来的土地上》
中篇小说《两个感情冒险者的命运》
- 第五卷 长篇小说《爱的变奏》
长篇小说《家庭的阴影》
- 第六卷 长篇小说《孽债》
- 第七卷 长篇小说《恐怖的飓风》
中篇小说《发生在霍家的事》
- 第八卷 长篇小说《基石》
长篇小说《私生子》
- 第九卷 中篇小说卷
- 第十卷 短篇小说、散文、创作谈
附录：叶辛简历
叶辛作品全目